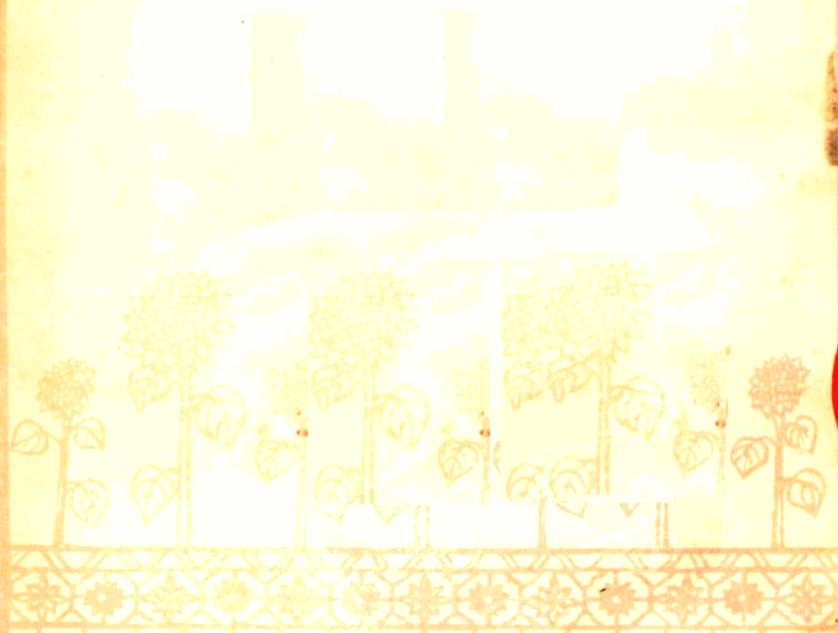




歌 劇

肥 貸

蘇 耕 夫 編 劇
北 京 寶 文 堂 書 店 出 版



地點：某農村

時間：初夏——秋收

人物：

郭村長：三十七、八歲（村）

村長妻：三十五、六歲（妻）

趙同志：二十四、五歲（趙）

郭大鑼：五十八歲（郭）

郭妻：六十餘歲（郭妻）

郭忠信：五十多歲（信）

郭老五：二十五歲（五）

忠信妻：五十多歲（信妻）

區長：三十多歲

馬主任：三十多歲

男壯年羣衆：甲、乙、丙。

第一場

時、地：一個初夏的晚飯後，在村長的家裏。

幕 開：村長的老婆郭二嫂，拿着幾件衣服，看了看天。

妻：（唱）滿天星斗放光芒，晚風送來青苗香，

初夏的莊稼長的好，盼望今秋多收糧。

孩子他爹當村長，白天黑夜工作忙，

傍晚上區去開會，天到這時還沒回莊。

鍋裏留下飯和湯，打發孩子睡在床。

舀出一盆白開水，抽空給他洗衣裳。

（郭老漢提一面銅鑼上。）

郭：（數板）老漢本姓郭，今年五十多。自從翻身後，在村裏做工作，每逢要開會，我敲鑼去集合，大事辦不了，小事做不錯，白白盡義務，不是貪吃喝。因我工作好，羣衆擁護我，給我送外號，叫我「郭大鑼」。（進家）

（白）村長開會回來了嗎？

妻：還沒有哪！看，又叫你跑一趟。郭大爺，你的工作可真積極呢！

郭：聽，聽，你又表揚我了。哈哈……真的，我是想村長開會回來，一準得開村民大會，把工作傳達傳達，佈置佈置，我怕早睡了覺，沒人敲鑼，就抓瞎了。他二嫂，別看不起我這個任務，開會要離了我，人就來的不那麼快，你信不信，啊？哈哈……

妻：我怎麼不信哪大爺……

郭：曖，別叫我大爺，還是叫我郭大鑼吧。這是大夥給我起的嘛，我聽叫我個郭大鑼，比叫我個郭大爺還舒坦哪。要不是咱的工作好，大夥誰給咱起這麼個外名，你猜對不對？

妻：對，對！好吧，天不早啦！我看他回來，也不能再開會了。如今正是個忙時，白天大夥務了一天地，誰不累呀！再說，事前也沒說給大夥，這雲大夥也都該睡了，你這麼大年紀啦，快回家睡覺吧，明天還得幹活呢！

郭：我爲大夥辛苦點不算啥，就怕有要緊的事……別忙，你讓我合算合算，還是回家睡覺呢？還是在這兒等呢？……

（他二人的談話仍在繼續着，不過聲音小了些。供銷社的趙同志拖着疲勞的身子，勉強支撐的上。）

趙：（唱）淌過小河翻山崗，離了西莊奔東莊，

爲了貸放肥田粉，逼的我老趙晝夜忙。

黑路摸了七八里，來此已是郭家塘。

迴村不見一人影，村長的門兒在何方？

（白）哎呀，天有什麼時候了，怎麼進莊來連個人影也都看不見了？這個村，我頭一趙來，那是村長的門啊？找個人問問。（又下）

郭：他二嫂，我先到家騎一騎，村長回來，萬一開會，你就再去叫我。
妻：好吧。

（出門）（數板）

出得門來抬頭望，見一人影在那旁，

莫非是村長回來了？

趙：（上）（接說數板）叫聲大爺你借借光。

郭：（數板）莫非你是迷了路，同志啊，十里八里我知詳。

趙：（數板）不是問路是找村長，不知門兒在何方？

郭：（數板）同志你來的不湊巧，村長開會還沒回莊。

趙：（白）黨支部書記在家裏吧？

郭：（數板）書記早就參了軍，一身二職也是村長當。

趙：（接）生產委員可在家？

郭：（數板）也去開會沒回莊。

趙：（白）唉呀，真糟糕！

郭：（數板）我問同志是哪裏的？

趙：（接）供銷社裏把幹部當。

郭：（接）看你這個疲勞樣，爲了百姓晝夜忙。

既然來到家門口，請同志進家歇歇涼。

趙：（接）我有任務在身上，沒有工夫去歇涼。

既然幹部沒在家，我離開你莊奔別莊。

郭：（數板）叫聲同志你別慌，有事能不能對我講，

別看大事辦不了，小事我還能幫忙。

（白）同志啊，每逢幹部們去開會，就囑咐我在家照看工作，有個小事小節的，我

能辦的就替他們辦了。可不知道你是個什麼事，你能不能給我說說？

趙：（數板）爲了貸放肥田粉，叫你村今秋多打糧，

想在今晚開大會，把這個問題講一講。

郭：（數板）別的事情我辦不了，開會集合我內行。

只要我的鑼兒響：管保它：吃飯的放下碗，睡覺的離開床。一霎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到滿場。你只管說，只管講，開到天亮也無妨，也無妨。

趙：這麼說，大爺你能幫忙把人集合起來？

郭：說不到幫忙，這是我的任務。同志要想開會，保險按時不誤。

趙：那太好啦，只要你能把人集合起來就好辦，反正這是爲了大夥辦好事，和你們村長商量不商量，他也不會有意見。

郭：對！反正大夥都是爲了公事。

趙：對！

郭：這就是村長的大門，同志！你先到我家抽袋烟，喝點水，解解汗，歇歇腿，我就敲鑼去集合人。

趙：好吧，辛苦你大爺！

郭：別客氣。（二人進門）他二嫂，供銷社的同志來啦！

妻：噢！快來吧，同志你來的正不湊巧，村長去開會還沒回來呢！

郭：我跟同志說過啦。同志要開個村民大會，我去敲鑼給同志集合人去。（想下）

妻：大爺！你等一等。同志呀！有什麼事你能不能等村長回來，你們商量商量再說？你看天這時候啦，大夥白天幹了一天活，這裏也該都睡啦，明天再開不行嗎？唉？

同志！

趙：（唱）我的任務緊，不光你一村。

任務完不成，誰來負責任？

（白）大嫂子！明天有明天的事，我一個人擔任三個鄉的工作，這是個突擊任務，得抓緊時間哪！

妻：噢！我是想……

趙：大爺！你只管去敲鑼吧！

郭：好！（下，後面傳來鑼聲）

妻：同志！你還沒吃飯吧？

趙：沒。

妻：鍋裏有給村長留的飯，我去端來你吃吧！

趙：先不忙，跑了一肚子火，渴的要命，先給我燒點水喝吧！

妻：同志你真是太辛苦啦！

趙：爲人民服務嘛，只要任務能完成，辛苦點不算啥。

妻：對！我去給你燒水。

（村長開會回來和郭同上。）

郭：村長！這可不能怨我，是社裏同志讓我敲的……

村：我是說，白天大夥幹了一天活，這雲……（進家）是那個同志！

趙：是我，供銷社的。

村：原來是趙同志啊！

趙：你是……

村：我就是這個村的村長，上次到社裏定豆餅的工夫，見過你一面，你忘了嗎？

趙：噢！我忘啦！你回來的正好。

村：我聽說你來貨肥田粉，好哇！怎樣個貨法？你跟咱啦啦！

趙：你聽着：

（唱）咱社裏，王主任，爲大夥辦事操碎了心。

費了九牛二虎力，弄來大批肥田粉。

按照土地來分配，你村裏攤了五百斤。

村：五百斤！

趙：（唱）五百斤，怕什麼，這個數目不算大。

要想愛國多豐產，莊稼地裏少不了它。

今晚開過動員會，明天套車就去拉。

村：（唱）趙同志啊你我聽言，聽我把情況談一談。

肥田粉上地好是好，俺村的羣衆可沒使慣！
化學肥料得會使，可惜幹部也沒經驗。

趙：（唱）什麼使慣沒使慣，什麼經驗不經驗，
只要大胆來使用，這裏邊沒有巧機關。
要是糧食不多打，秋後我替你還錢。

村：趙同志！我是說：

（唱）肥田粉羣衆沒使慣，五百斤恐怕貸不完。

要多說服多動員，多把好處來宣傳。

願意貸的貸給他，不願貸的咱別硬攛。

趙：（唱）羣衆工作我會做，不用你再跟我談。

五百斤數目不能改，一天貸不完貸兩天。

我老趙工作有經驗，保險全部貸個乾。

村：趙同志啊！俺鄉裏鄉長，今天把各個村幹部召集去開會，也是爲了肥料的事，眼下
到追肥，還有不到一個月的工夫，讓大夥趕快準備肥料……

妻：（端水上）喝水吧！同志！

趙：好！（喝水）

村：（接前話）俺村已跟供銷社訂了豆餅，明日就拉來先喂豬，到那時也就變成糞啦。家家都還有些草灰糞，統統算起來，要按照愛國豐產的要求來看，這些肥料還是不太足的，也想號召大夥使用肥田粉。……

趙：好哇！這和我的工作是一致的。

村：可是沒有事先確定下數目，羣衆願使就使，不願使決不強迫。可我們幾個幹部一定先帶頭使它，摸索點經驗，明年就能大力推廣，你看這個辦法怎麼樣？

趙：明年？今年就要推廣。愛國豐產嘛，明年再推廣，今年合作社弄來大批肥田粉貸給誰呀？

村：可是總得根據羣衆自願呀，推行一件新東西，有些羣衆還沒親眼看見它的好處，就不肯用的。

趙：這有什麼根據？

村：你聽我說，去年咱村裏一個同志來貸七吋步犁，指定俺村一定貸三張，好歹留下了兩張，明明是個好傢伙，就因為羣衆不會使，就有一張犁睡了一年的大覺，可是別處想買倒買不到手。後來我和俺生產委員到別村學了學，摸着了點門道，羣衆親眼看到它是好傢伙，你看今年俺村不是已經有了七張七吋步犁了嗎？

趙：那是七吋步犁，這是肥田粉。

村：趙同志！七吋步犁也能，肥田粉也能，是兩個物件，可是一樣的性質啊！
趙：你只管放心，出了差錯我負責。這是上級的任務，完不成回去就得坐蠟。

（後台傳來羣衆的詢問聲：「村長啊！大夥都來齊啦，怎麼還不開會？」）
村：（對外）讓大夥稍等等！

趙：村長還等什麼？趕快去開會。

村：同志啊！咱倆好好研究研究，看這個工作怎樣做着好，明天再開不行嗎？

（後台又傳來詢問：「村長！快開會吧！明天大夥還幹活啦。」）

趙：看人都來齊啦，任務又這麼緊，走！我去開會。

村：唉！趙同志天不早啦，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明天再……

趙：哼！真囉嗦……（下）

村：看這個同志，唉……

妻：（送飯上）趙同志呢，不吃飯嗎？

村：開會去啦。做的什麼飯？

妻：和你吃一樣，家常便飯。

村：給同志做點麵條吃吧！天挺熱的。

（後台聲：大家別嚷啦！現咱們就開會……）

村：我去看看。

——幕落——

第二場

時、地：天快半夜啦，仍在村長家裏。

幕 開：妻上

妻（唱）趙同志的脾氣真執扭，開起會來沒有頭。

深更半夜還不散，麪條兒爛成一鍋粥。

郭：（上白）他二嫂！快給趙同志預備飯吧，會快開完啦！

妻：還不早就該完嗎！明兒還叫大夥下地幹活不？快叫他家來喝粥吧！

郭：噯呀！怎麼夏天還給同志熬粥喝？

妻：誰知他開起會來就沒個完，麪條早就溜到鍋裏啦，不緊着吃，還不爛成粥嗎？

郭：噢！原來是這麼回事。麪條也罷，粥也罷，反正吃到肚裏充飢就好。

妻：會開的怎麼樣？肥田粉都貸下去了嗎？

郭：咳！別提啦，咱村人們就是死腦筋。趙同志講話，把嗓子都累啞啦，白費了唇舌，

可咱們村裏一個要的也沒有。後來……

妻：後來呢？

郭：後來村長又跟大夥講了講，你家帶頭要了些，才有五六家要的，數目也稀鬆。

妻：趙同志沒說肥田粉怎麼個好法，你跟俺說說，也讓我明白明白。

郭：你聽着，趙同志說：

（唱）肥田粉，真正強，上它保險多打糧。

誰要不使是落後，貸的多了受表揚。

妻：光說好，可怎麼個使法呢？

郭：（唱）老漢活了五十八，種一輩子莊稼沒使它。

到底怎麼樣來使用，趙同志啊他沒啦。

妻：（焦急的）怎麼這時還不來家吃飯？

郭：你想想：咱村有四五十戶人家，除你家和幾個幹部要的多點以外，別的每家都是三斤五斤十斤八斤的，離着趙同志心裏那個數還差的遠，怎麼能完呢？趙同志下了決心啦，他說：豁上一夜的工夫，非把大夥的思想打通了不可！

妻：這還通了嗎？

郭：看樣好像是通啦，也像是不通。還是西頭李四會看眉眼行事，他看趙同志那股勁頭挺大，也就站起來帶了頭說：大夥貸吧！快向同志報個名寫個數，好回家去睡覺，明天還得幹活啦，大夥才紛紛起來報名寫數。

妻：光報名寫數，到底是真通還是假通？

郭：人心隔肚皮，真通假通咱知道？反正我是真通啦。

妻：你是真通啦，你貸了嗎？

郭：咳！他二嫂！別看我郭大鏢的年紀大，啥事咱也得跑到頭裏。

妻：那麼你貸了多少？

郭：貸了二斤。

妻：貸了二斤？

郭：不管這個數多少吧，反正咱那心到啦。咱是個翻身戶，同志辛辛苦苦的講了一晚上

啦，咱不要點也對不起同志啊！你說是不是他嫂子？

妻：噢！原來你是這麼要的。……我問你會使不會使呀？

郭：咳！會使不會使吧，這算了啥？不會使就先把它保存起來，留到明年用。反正政府

不哄弄人。再說趙同志要貸不完，他回去也沒法交代，你沒聽他說嗎。

（趙帶郭中信、郭老五上。）

妻：趙同志，快吃飯吧！

趙：先不忙！他兩個不貸肥田粉，我得說服說服他們……（對信、五）請坐請坐！

衆：有話你快講吧！

趙：（唱）今晚開會貸肥料，別人紛紛報了名，
你倆不貸爲了啥？講個道理給我聽。

信：我！

（唱）家裏有地二十畝，草糞豆餅够用的。
因此我沒把名報，真是有點對不起。

趙：（唱）這個道理不用講，肥料越多越多打糧。
愛國豐產多施肥，保險秋後你沾大光。

信：（唱）說什麼沾光不沾光，用不對當就遭殃。

家裏還有人七口，我一人不能把家當。

（白）同志啊！你讓我回家商量商量，要與不要，我明早一準也給你個信吧！

趙：咳！何必這麼囉嗦呢？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這又不是買零嘴吃，爲了多打糧食，
我保險你落不了埋怨。

郭：是呀！忠信！同志費的話也不算少啦，寫個數就寫個數吧！

信：（一肚子氣正沒處發洩，向老郭出氣）郭大鑼你就會來這一套！我家的糞和豆餅滿
够用的，你說我要這行子幹嗎？唉？你說！

郭：我是說，你寫個數就沒事啦，好回家睡覺。你看叫趙同志跟着熬夜。

信：是我叫同志熬夜？還是他叫我熬夜？

趙：熬夜也是爲了豐產，有事慢慢講爲啥動態度？

信：（又軟下來）趙同志！我沒敢向你動態度，我跟俺老莊鄉動態度也打不起架來，都有個擔待。

趙：你到底貸不貸？

信：同志啊，不貸就是落後？

趙：那還用說。別人都貸你不貸，不是落後是什麼？

信：（旁唱）不貸肥料他不能休，這是叫人犯了愁。

忍痛咱也貸點吧，免得落到人後頭。

（白）我……

趙：怎麼樣？通了吧？

信：唉！（跺了跺腳）通啦！

趙：好。（掏出本子）你叫什麼名？

信：我叫郭忠信。

趙：（記上）貸多少？

信：給我來四兩吧！